

灣區印記



東言西就
沈言

有關大灣區的最早記憶，源自兒時。父親每年春秋兩季都會前往廣州，參加俗稱「廣交會」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每次必定帶回許多廣東特產和新奇物件，以及來自改革開放最前線的獨有見聞。從臘味、海味、荔枝到雙層自動鉛筆盒，從古龍小說到電子遊戲帶、港台流行歌曲磁帶、香港影視劇卡帶，在好奇心的作用下，一扇南國美麗新世界之門在一個北方小女生面前徐徐開啟。

及至成年，先後負笈澳門和香港，自此與南粵大地結下不解之緣。與父親相約「廣交會」，與雙親同遊珠三角，與好友共享粵港澳三城周末模式，與家人遊走廣東各地；在廣州遊歷白山珠水，在深圳尋訪南頭古城，在珠海拜謁金臺精舍，在佛山探源祖廟古建，在惠州邂逅西湖山水，在東莞憑弔硝煙遺存，在中山重訪逸仙足跡，在江門穿梭碉樓村落，在肇慶飽覽星湖勝景……不知不覺，在灣區生活已經二十四載。

對於筆者而言，大灣區是有生以來駐留最久、行走最多的區域，港澳求學、從業和定居的經歷，疊加自然風光與人文歷史的圖景，混合嶺南畫派與廣東大戲的光影，交織風土人情與舌尖滋味的記憶，見證人生重要時刻，承載一路悲喜點滴。

回望歷史，廣東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發源地，嶺南文化以南越的土著文化為基礎，不斷汲取中原文化，融會海外文化，博採儒、道、法、佛等各家眾長，並加以創新，從秦漢到明清，發展出獨特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在中國歷史發展和中華文明創造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從隋唐時期經由科舉入仕拜相的「嶺南第一人」張九齡，到明清之際隱居著書立說的

「廣東徐霞客」屈大均；從明末鎮守遼東的抗清名將袁崇煥，到清末建立太平天國的農民運動領袖洪秀全；從唐代創立禪宗南派實現佛教中國化的「東方三聖」之一六祖惠能，到明代創立江門學派開創心學先河的「聖代真儒」陳獻章……嶺南人物不斷登上歷史舞台，叱咤時代風雲。有明一代，江門學派的興起帶動廣東成為全國重要學術中心，南海西樵山更晉身全國首屈一指的理學名山。有清一代，廣州書院數目居全國之首，廣東也一躍成為全國樞學研究重鎮，廣州十三行更變身中外貿易與文化交流在沿海地區的唯一窗口。

近代以降，大灣區作為中國最早與西方接觸的地區之一，既是中外交流的前沿，也是最先遭遇外侮而奮起反抗的前線。一八三九年，中國近代第一所西式學堂——馬禮遜學堂在澳門成立，開設英語、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衛生、地理等課程，培養出中國第一代留學英美的高材生。從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康有為與梁啟超的維新變法，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策源地的廣東，孕育出中國政治、思想與文化的革命因子，以先驅形象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對中國的未來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大灣區不僅成為中國經濟騰飛的弄潮兒，而且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縮影。時至今日，粵港澳大灣區正肩負起構建世界級灣區的新使命。作為灣區一分子，任憑往事紛至沓來，對於棲息地前世今生的未知渴望亦不免與日俱增，於是，由著名學者兼資深出版人陳萬雄策劃並主編的《穿越歷史遊灣區》系列讀本，便再一次躍入眼簾。置身灣區時代，何不在歷史文化的時空脈絡中，以「歷史一現實」為經，以「自然—人文」為緯，開啟粵港澳飛一般旅程？所謂讀書行路，身體與靈魂總有一個在路上，人在斗室心已遠，人生樂事如斯，豈不快哉！



簞杜鵑盛放



市井萬象

近日，廣東省廣州市，一人行天橋上的簞杜鵑盛放，與廣州塔相互映襯。

中新社

誰在惡作劇



英倫漫話
江恆

如果有人說房子裏鬧鬼，你會作何反應？是相信，不信，還是將信將疑，抑或充滿好奇心一探究竟？上世紀七十年代轟動英國的北倫敦恩菲爾德惡作劇事件(Enfield poltergeist)，便揭示了人類的複雜心理。

今年十一月在倫敦西區即將與公眾見面的兩部舞台劇，正是取材自恩菲爾德惡作劇事件，尚未公演已引起輿論關注，原因在於當年事件的熱度持續了兩年之久，驚動了社會的許多方面，甚至有科學家的參與，很多人對此仍記憶猶新。導演保羅·沃迪尼形容，事件發生在一個正常郊區環境的公共房屋內，而不是一座古老的鬧鬼城堡，這已經有些不可思議，並且罕有地被媒體大肆報道和全民討論，使其成為一個社會現象，直到今天仍有探討價值。

事件起源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居住在恩菲爾德格林路二百八十四號的單親家長佩吉·霍奇森向倫敦警察局報案，聲稱她的家裏發生了超自然現象，她本人目睹了傢具移動，而她的兩個女兒，十一歲的珍妮特和十三歲的瑪格麗特，則聽到了敲擊牆壁的聲音。據一位前往查看的女警官報告，她也目睹了一把椅子搖晃和滑動。在之後十八個月的時間裏，包括霍奇森夫婦的鄰居、超自然現象調查員和記者在內的三十多人表示，他們多次看到這棟房子裏的重型傢具自行移動、物體被扔到房間的另一邊、姐妹倆懸浮在幾英尺高地面等。許多人還聽到並記錄了敲門聲和巨大的噪音。該事件持續成為新聞頭條，被炒作得沸沸揚揚，直至一九七九年隨著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才漸漸平息。

真相被發現的過程並不順利，事件起初之所以被稱為超自然現象，就因為一些人確實相信房子鬧鬼，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目擊者，也包括參加調查的人員。比如心理研究協會(SPR)專家普萊菲爾，堅信姐妹倆的描述是真實的，他在後來的著作《這棟房子鬧鬼：惡作劇者的真實故事》中承認，雖然他有時懷疑她們是否在耍花招或誇大其詞，甚至一些所謂的惡作劇活動是她們偽造的，但認為其他怪事絕對真實存在。此外，美國靈魂研究學者埃德·沃倫兄弟，於一九七八年參觀了恩菲爾德的房子後，也確信這些事件有超自然的解釋。

但更多的證據指向姐妹倆造假。一九

七八年SPR在劍橋召開的會議上，檢查了調查人員在房子裏錄製的錄像帶，隔壁房間的攝像機拍到珍妮特彎曲勺子並試圖彎曲一根鐵棒，以及用掃帚柄敲打天花板，人們推測她們為了尋求聾人聽聞的報道而策劃了整起事件。有一個驚人的發現是，SPR前主席約翰·貝洛夫稱珍妮特正在練習腹語術，她的嘴似乎沒有動，但各種怪聲是由她的喉部上方的假聲帶產生的。在英國廣播公司蘇格蘭頻道的一次電視採訪中，有人觀察到珍妮特通過揮手來吸引注意力，然後將手放在嘴前，同時聽到一個奇怪的聲音。而英國口技表演者雷·艾倫參觀了這所房子，得出的結論是珍妮特的男聲只是聲音技巧。

另一個發現是，調查員梅爾文·哈里斯展示了一台藏在暗處的遙控靜態相機，每十五秒拍攝一張照片，一張看起來珍妮特好像懸浮的照片，實際上是她從床上彈起，就好像床是蹦床一樣。哈里斯稱這些照片是典型的體操動作，而珍妮特恰是一名學校體育冠軍。美國舞台魔術師米爾伯恩·克里斯托弗也前往現場，沒有觀察到任何可以稱為超自然現象的東西。他得出的結論是：這個惡作劇者是一個想要製造麻煩的小女孩的滑稽動作，只不過她非常聰明而已。

對於恩菲爾德現象，科學家怎麼看呢？英國心理學教授克里斯托弗·弗倫奇認為，人類的感知系統並不完美，大腦在

處理感官資訊時可能會出現漏洞，會產生視覺或聽覺上的錯覺，比如人們通常不會注意到物體何時被放置或消失，當目擊者驚訝地發現物體出現在一個地方，可能只是和他們腦中的預期不一樣。還有群體心理效應，在一個群體中，人們的想法和情緒可以相互感染和影響，這解釋了為何整個家庭都聲稱目擊到類似的現象。此外，人們還相信心理暗示，經常看到他們想看到的東西，比如十七世紀有個著名的例子，法國植物學家圖內福特聲稱見到「吸血鬼」，最終全家人都看到了窗戶上的異像或面孔、樓梯上的影子。

事實上，《福爾摩斯》的作者柯南·道爾也曾落入類似的惡作劇騙局。上世紀二十年代，住在英國約克郡區科廷利村的兩個小女孩，十六歲埃爾西·賴特和九歲的弗朗西絲·格里斯，喜歡去小溪邊玩耍，經常把自己的衣服弄髒，為了避免母親的斥責，她們聲稱去溪邊看仙女，並用相機拍攝了一組「科廷利仙女」的照片。很多人信以為真，柯南·道爾選用這些照片來闡述他寫的一篇關於精靈存在的文章。直到一九八三年，兩名女子告訴媒體，這些照片是她們在一本書上剪下了仙女的插圖並加以偽造的。

那麼，如何看待惡作劇者？調查人員這樣說：他們往往只有在不被監視的情況下才會採取行動，並且似乎從不攻擊無神論者。



▲恩菲爾德惡作劇事件發生在英國北倫敦恩菲爾德格林路二百八十四號。資料圖片

指尖上的浪漫



黛西札記
李夢

哲學家尼采曾經說過：「假如沒有音樂，生活將會是一場謬誤。」近來工作忙碌，愈發覺出此言着實不虛。相較於放工後在酒吧或遊戲房消磨時光，這些年的我更願意來到音樂廳，聆聽音樂家指尖弦上流淌而出的浪漫和詩意——前提是，音樂會的曲目編排足夠有趣，音樂家的演出足夠精彩。

上周四傍晚，在香港大會堂欣賞法國知名鋼琴家泰羅(Alexandre Tharaud)的鋼琴獨奏會，全法國曲目，從拉莫到德布西到薩蒂，既有耳熟能詳的名曲，也有初次邂逅的新鮮。兩個小時的獨奏會像霧像雨，如斯愜意黏貼，散場後與友人興奮交談，仿若數日辛苦工作的疲憊與壓力一掃而空，真真神清氣爽。法國以及法國人的生活方式，像是巴黎的左岸咖啡，普羅旺斯的薰衣草，還有康城和尼斯的蔚藍海景，向來為人們津津樂道。法國音樂也是如此。以至於在古典音樂的世界裏，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所謂「法國學

派」如同「俄羅斯學派」等一樣備受推崇；不少鋼琴家需花費數十年乃至窮盡畢生時間，方能窺見法國音樂的奧妙所在。

今年五十五歲的法國人泰羅，自小學習鋼琴演奏，入行近三十年，演出足跡遍及歐洲、美國及亞洲多地，曲目庫包含德奧及俄羅斯眾多作曲家作品，不過最為人稱道的，還是他對於法國鋼琴曲目的探索和詮釋。音樂會前，我有幸見到泰羅，忍不住向他請教演出法國作品的秘訣。而在他看來，所謂的「法國學派」已然是過去式，在如今全球化、跨文化傳播日漸蓬勃的時代，來自中國、韓國甚或南美的鋼琴家，同樣可以成為法國作品的出色演繹者。

「想要演奏好法國作品，不能太過一板一眼(rigid)。」在泰羅看來，有些鋼琴家並非基本功或技巧不夠，而是沒有找到演奏法國音樂的那種隨性、自在且不拘束的感覺：既不能太過嚴肅理性，也不能流於隨意或懈怠，而應嘗試在兩者之間，找到一處恰切的平衡。知易行難，這種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感覺」，正正是嘗試探索法國鋼琴作品的演奏者面對的最大考驗。



HK人與事
朱昌文

日前，筆者應邀隨傳媒朋友到深圳參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包括今年三月開幕的位於福田的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以及早於二〇〇七年設立的位於南山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研究院等。聽了幾位院長和教授細說中大在深圳培養人才的成就，還有多位獲中大資助「孵化」成功的初創企業負責人講述研發新產品和創業經過。走了大半天，參觀了多個項目，內容十分豐富，可說目不暇給，令我們對今天深圳這個科技創新之都有了新認識，也讓我們親眼看到中大與深圳相關科研機構、產業及政府部門在高層次人才培養、學術研究、技術轉移等方面的緊密合作關係，取得豐碩成果。

我們首先前往位於福田區深港國際科技園的香港中文大學深港創新研究院參觀。這所研究院積極打造專注於機器人、人工智

中文大學深圳育專才

慧、醫藥和醫療器械領域的國際一流研究機構，目前在研項目「香港中文大學深港智慧醫療機器人開放創新平台」，項目負責人是中大卓敏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教授劉雲輝。他向記者展示研發成功的醫療機器人的功能與特點。目前，這個平台已完成超過十項專利申請，已獲得實用新型專利授權六項，外觀專利一項。研究院將加強與深圳優秀企業的產業對接，深化深港合作，實現產學研有機融合和持續發展，進而推動和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在智慧醫療與公共衛生服務業上的發展國際化。

若非此次有機會實地參訪，筆者不知中大早在十六年前就在深圳建起了一座宏偉的中大深圳研究院，它是中大在內地首個全資擁有的產學研基地。研究院主體大樓坐落深圳市南山區「深圳虛擬大學園國家大學科技園」內，大樓建築面積約二萬五千平方米，地上建築九層，設有大型演講廳、課室、科研實驗室及初創企業孵化區等不同的應用區域。「不斷創新，持續進步」是中大這所研

究院一直堅持的發展理念，過去十六年來培育了許多高層次專業人才，成就耀眼。

在這所研究院內，五年前開設了一個眾創中心，作為大學核心創業支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為中大的師生及校友前往粵港澳大灣區開展創新創業活動提供平台與多種支援和服務。研究院院長任揚教授告訴記者，眾創中心現已有八十五個初創項目入駐，透過創新創業活動，促進大學科研成果走出實驗室，實現產業化，進一步推動深港兩地在產、學、研三方面的深入合作。

另外，中大早在二〇一四年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大學以創建一所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學為己任致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和社會擔當的創新型高層次人才。經過九年的發展，大學學科建設已逐步完善，現有經管學院、理工學院、人文社會科學院、數據科學學院、音樂學院等六個學院以及研究生院。目前，來自世界各地到這所大學求學的學子達九千多名。



▲泰羅鋼琴獨奏會現場。香港小交響樂團供圖